

1119 1.2

唐作藩 李行健 吕桂申 编

王力论语文教育

河南教育出版社

王力先生著作出版



71361899

王力论语文教育

唐作藩 李行健 吕桂申

责任编辑 刘 健

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73号 邮码450002)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25印张 280千字

1996年9月第1版 199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5347-1980-1/G·1600

定 价 17.5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出版者的话

王力先生是蜚声中外的语言学家和教育家，半个多世纪中，他在语文教育方面发表了许多论著，为我国语文教育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我们编辑出版这本《王力论语文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广大语文教师和有关的教育工作者研究、学习王力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提供一些方便，也可供一般读者学习语文之用。

本书编入王力先生有关语文教育的文章 52 篇。大体分为四类：（一）古代汉语教学与研究；（二）现代汉语教学研究与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汉语拼音、文字改革等；（三）语言与文学、逻辑学及文章学；（四）语文教学研究通论及其他。各部分文章的编排按发表的时间先后为序。最早的写于 30 年代，止于 1986 年。

此次出版时，对个别文章的题注和印刷上的遗误作了必要的改动。尊重王先生文章的原有体例，全书不强求统一。

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王力先生及其语文教育思想，选了两篇文章和《王力先生年谱》作为本书附录，供读者参考。

本书是继河南教育出版社已出版的《朱自清论语文教育》、《叶圣陶论语文教育》、《夏丏尊论语文教育》、《陈望道论语文教育》、《郭绍虞论语文教育》、《黎锦熙论语文教育》、《吕叔湘论语文教育》后的又一种。

目 录

古代汉语教学与研究

古代汉语的学习和教学·····	(3)
关于古代汉语的学习和教学·····	(8)
论古代汉语教学·····	(32)
谈谈学习古代汉语·····	(40)
“本”和“通”·····	(54)
“江”“河”释义的通信·····	(56)
说“江”“河”·····	(59)
常用文言虚字·····	(68)

现代汉语教学研究与汉语规范化

中学语法教学问题·····	(77)
笔谈难字注音·····	(86)
语法体系和语法教学·····	(88)
关于暂拟的汉语教学语法系统问题·····	(97)
关于“它们”·····	(105)
论读别字·····	(107)
正字法浅说·····	(112)
论汉语规范化·····	(132)

语言的规范化和语言的发展·····	(137)
论推广普通话·····	(146)
谈谈学习普通话·····	(149)
推广普通话的三个问题·····	(153)
为纯洁祖国的语言而继续努力·····	(166)
白话文运动的意义·····	(168)
需要再来一次白话文运动·····	(172)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优点·····	(175)
为推广普通话和推行汉语拼音而努力·····	(182)
推广汉语拼音和普及音韵知识·····	(186)
庆祝《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二十五周年·····	(188)
文字的保守·····	(190)
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	(195)
谈词语规范化问题·····	(200)
词典和语言规范化·····	(204)
什么话好听·····	(206)
把话说得准确些·····	(211)

语言与文学、逻辑学及文章学

语言与文学·····	(217)
语言的真善美·····	(226)
逻辑和语言·····	(232)
篇章的逻辑性·····	(248)
逻辑与学术研究、语言、写作的关系·····	(252)
我谈写文章·····	(256)
谈谈写信·····	(261)

谈谈写论文·····	(267)
------------	-------

语文教学研究通论及其他

在中学语文教材改革第三次座谈会上的发言·····	(279)
在高等学校文改教材协作会上的发言·····	(283)
一项成功的教学改革·····	(287)
漫谈中学的语文教学·····	(289)
谈谈提高语文教学水平问题·····	(293)
语言学当前的任务	
——1980年6月18日在北京市语言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297)
从语言的习惯论通俗化·····	(301)
在纪念《新著国语文法》发表六十周年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	
·····	(305)
谈谈怎样读书·····	(307)
我的治学经验·····	(321)
我是怎样走上语言学的道路的·····	(335)

附 录

王力先生传略·····	唐作藩(339)
漫道古稀加十岁,还将余勇写千篇	
——记语言学家王力教授·····	张双棣 吴坤定(343)
王力先生年谱·····	(356)
编后记·····	李行健(383)

古代汉语教学与研究

古代汉语的学习和教学*

为了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必须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吸收其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为了了解我们的社会发展史、文学史、科学史等,也必须阅读古代的著作。我们又必须学习古人的语言,吸收其中有生命的东西。为了达到上述的这些目的,我们必须培养自己阅读古书的能力。

学习古代汉语,首先必须树立历史观点。应该认识到:现代汉语是从古代汉语发展来的,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由于现代汉语是继承古代汉语的,所以我们阅读古书比阅读外国书容易得多,有许多词语是一看就懂的;同时,由于语言是发展的,发展意味着变化,古代汉语无论在语言方面、语法方面、词汇方面,都跟现代汉语有所不同。时代和我们现在距离越远,语言就越难懂一些。认识了语言的继承性,我们就不会对古代汉语存着害怕的心理而不敢接近它;认识了语言的发展性,我们就会认真研读它,不至于囫圇吞枣,不求甚解。

我们在研读古代汉语的时候,对语音、语法、词汇三方面,应该首先抓哪一方面呢?我想应该先抓词汇方面。古书既然是书面语言,跟语音的关系不大,除非我们读的是诗歌和韵文(指辞赋),才有必要研究语音,因为语言和韵律是有关系的,但即使是诗歌韵文,语音再迟些研究也没有问题。语法方面固然很重要,但是由于

* 原载《光明日报》,1961年12月16日。

语法是比较稳固的，古今差别不大，只须知道一些粗线条，再学习一些虚词，也就差不多了。至于词汇，它是变化较快的，正如斯大林说的，它是处在差不多不断改变的状态中。有些词，古代是常用的，现在变为罕用或根本不用了；有些词，古代还没有产生。最要注意的是：同是这同一个词（常常表现为一个字），古今的意义或者是完全不同，或者是大同小异，读古书的时候不留神，就会指鹿为马，误解了词义。所以先抓词汇方面是对的。

现在先举两个例子来说明问题。朱熹的《观书有感》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这里“鉴”当“镜子”讲，现代口语一般只说“镜”，不再说“鉴”了。苏轼《赋刘景文》诗：“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这首诗乍看很好懂，其实那个“盖”字是不大好懂的。盖是车盖，就是车伞，用来避雨，后代的雨伞是从车盖发展而来的。由此看来，“擎雨盖”就等于说“撑雨（撑着挡雨）的伞”了。拿伞来比喻荷叶，既确切，又形象生动。我们阅读古代诗文，应该一字不苟，多查字典。像上面所举的“鉴”字和“盖”字，懂透了，对全首诗都能有更深刻的体会。这是仔细考察词义的好处。

许多人研读古文，只知道注意生僻的词和生僻的意义；讲解古文，也只知道讲解生僻的词和生僻的意义。这样做是不妥当的，因为忽略了主要的东西而重视次要的东西。生僻的词和生僻的意义往往只在一篇文章中出现，即使不懂它（当然还是要求懂），也不妨碍我们读其它的古文。至于常用词的常用意义，那就不同了；我们差不多在任何一部古书中都和它们接触，如果不彻底了解它们，不但这篇文章懂不透，其它文章也懂不透，甚至完全陷于误解。为了培养阅读古书能力这一目的，我们要有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不能像以前那样，教员讲一篇懂一篇，不讲就不懂。有人希望能掌握古

代汉语的钥匙。如果说,要求三五个月内学会了古代汉语,这种钥匙是没有的,因为不付出辛勤的劳动是不会有满意的收获的;如果说,寻求一种系统性的学习方法,使古书的阅读水平提高得很快,这种钥匙是有的,那就是掌握常用词的常用意义。这是一种以简驭繁的方法。

试以“再”字为例。这个字在现代汉语里和古代汉语里都是常用词,但是古今的意义不完全相同。在古代汉语特别是上古汉语里,“再”字表示“两次”,这是一个动量副词,跟现代汉语表示行为的重复,有所不同。现代汉语的“再”,等于古代汉语的“复”。如果把上古的“再”同现代的“再”等同起来,就会产生误解。例如《左传·曹刿论战》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似乎这里的“再”字和现代汉语的“再”字的意义是一样的,其实不一样。《左传》的原意是说:“一次擂鼓……两次擂鼓……三次擂鼓。”“再”字只能固定指“两次”,更多的次数就不能用“再”了。古人表示动量的时候,一次用“一”,如“一鸣惊人”,三次用“三”,如“三过其门而不入”,其余从“四”到“十”都用一般数目字,如“六出祁山”,“七擒孟获”等,只有二次的动量不用“二”也不用“两”,只说成“再”。如果懂得这个常用词的常用意义,阅读上古的书,遇着它就不至于误解。否则很容易把“五年再会”理解为“五年之后再会面”(其实应该是“五年之内会面两次”),“再举足为步”误解为“再举一次足为一步”(其实应该是“举足两次为一步”,古人所谓步与今人所谓步不同了)。

语法方面,也应该着重在语法方面的常规,不要一开始就去抠偏僻的虚词和虚词的偏僻用法。总之,要注意通常的语言事实,要扎扎实实地掌握一般的东西。

学习古代汉语,要重视理性知识,也要重视感性知识。从前有

人教古代汉语，只讲“文字、声韵、训诂”的老一套，讲得越是深奥，越是不解决实际问题。有人专讲文言语法，文言虚字之类，这当然比较实用些，但是，只有理性认识而没有感性认识，古代汉语的修养仍旧是提不高的。只有熟读一二百篇古文，然后感性认识丰富了，许多书本上所未讲到的理论知识，都可由自己领略得来。这样由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才真正是牢固地掌握了古代汉语。

学习古代汉语，是从上古、中古一直到近古比较好呢，还是从近古一直到中古、上古比较好呢？关于这个问题，一向就是存在着分歧的意见的。有人主张依着历史的顺序，像《古文观止》那样，从周文到秦文、汉文、六朝文、唐文、宋文、明文（当然可以加上元文、清文，又可以加上诗歌），理由是这样可以看清楚文学语言发展的脉络。同时，成语典故都以先秦两汉的作品为源头，我们如果突破难点，下面就顺流而下，势如破竹了。也有人主张把《古文观止》倒过来读，理由是由近及远，由易到难。此外还有第三种意见，就是不拘时代，只看难易，先读易的，后读难的。这三种意见各有优点，要看具体情况来定。在中学里（或十年制学校里），由近及远，由易到难的方法比较合适；在高等学校里，我想依照历史顺序比较合理一些。当然也可以参照第三种意见，采用循环的方法，先读上古的一些浅易的古文，逐渐读到中古和近代，然后周而复始，再读一些较深奥的先秦作品。总之，只要掌握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相结合的学习方法，掌握了先抓常用词和语法常规的学习方法，就会收到成效；时代顺序问题是一个次要的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是背诵问题。背诵是传统的好方法，可以加强感性认识。通过熟读和背诵，对古代汉语能有更多的体会，不但古代的词汇和语法掌握得更加牢固，而且对古文的篇章结构和各大家的风格，也能领略得更加深刻。古人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

诗也会吟。”可见熟读的作用是很大的。从前人们熟读诗文，一方面是为了培养阅读能力；另一方面是为了培养写作能力。现在我们有了现代典范白话文可资学习，固然不一定从古诗文中学习艺术。但是，如果对自己的辞章修养提出更高的要求，古代的诗文可以供给我们更多的借鉴。有人怕背诵古代的诗文会受古人的思想影响，会“中毒”，那是不对的。我们有了马列主义武装的头脑，就应该经得起考验，有辨别香花毒草的能力，不应该害怕“中毒”。何况我们所读的都是经过选择的、思想比较健康的作品，正好批判地继承其中的精华，好处是很大的。当然，对学生是否要求背诵，背诵多少，都应该由教员灵活掌握。如果学生负担过重，就不能硬性规定背诵，造成学习上的紧张。那不是背诵本身的毛病，而是措施不当的毛病。就原则上说，背诵是好事，是值得鼓励的。

关于古代汉语的学习和教学*

古代汉语的学习和教学,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怎样学古代汉语的问题,一是怎样教古代汉语的问题。我着重讲“学”的问题,因为“学”的问题解决了,“教”的问题也就好解决了。“教”,无非是教学生怎样学,这两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

一、关于学习的问题

语言有三个要素,就是语音、语法、词汇。那么,我们学习古代汉语,这三个方面,哪方面最重要呢?应该说是词汇最重要。我们读古书,因为不懂古代语法而读不懂,这种情况是很少的。所以语法在古代汉语教学中不是太重要的。至于语音方面,更不那么重要了。比方说散文,跟语音就没有很大关系,诗歌跟语音有点关系,但也不是重要的。不过,不重要不等于说不要学,还是要学,三方面都要学。现在我先就这三方面讲讲学习的必要性。

首先要提醒大家,学习古代汉语最要紧的一个问题就是历史观点的问题。我们现代汉语是从古代汉语发展来的,当然古今相同的地方是很多的,但是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那个古今不同的地方,这就是所谓历史观点。不管是从语音方面,从

* 本篇是王力先生在天津的一次演讲,向光忠、刘振清根据录音整理。原载《天津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2期。

语法方面，还是从词汇方面来看，都应该注重这个历史观点。

先讲语音方面。从《诗经》起一直到唐诗宋词，这些都有语音的问题，就是古音的问题，我们要注意研究古音。举一个很浅近的例子，唐诗宋词里边有平仄的问题，这是诗词的一种格律。这个要懂，不懂，有时候就会弄错。我记得在二十多年前，有位同志在杭州图书馆里发现了岳飞的一首诗，诗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题目是《池州翠微亭》，是一首七绝：“经年尘土满征衣，特特寻芳上翠微。好山好水看不足，马蹄催趁月明归。”按照那首诗的格律来看，应该是“好水好山”，如果是“好山好水”，就不合平仄，不合诗的格律。因此我用不着到杭州去看他是不是抄错了，就能够断定他是抄错了，因为岳飞虽是一个名将，同时也是一个文人，他不会写一首七绝都不合格律的。前年，我看到一个同志注解李商隐的诗，其中有一首《无题》诗，最后两句是：“蓬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这个同志抄错了，他抄成了“此去蓬莱无多路”。为什么抄错了呢？他感到自己抄的比较合语法，“从这里去到蓬莱没有多少路”嘛，所以他就抄成了“此去蓬莱无多路”。但是他没有注意到，“此去蓬莱无多路”这不合平仄，而李商隐是个大诗人，作诗能够不合平仄吗？所以，语音方面要注意。

其次讲到语法方面。语法不是说完全不要注意，读古文有些地方是跟语法有关系的，古代的语法有的跟现代还是不一样的，所以也不是说完全不要注意。举个例子，也是刚才说到的那位同志，写李商隐诗注，就碰到一个语法问题，他没有解决好。李商隐有一首诗，题为《韩碑》，讲的是韩愈写的那个碑，里边有两句：“碑高三丈字如斗，负以灵鳌蟠以螭。”“碑高三丈字如斗”，是说那个石碑有三丈那么高，字写得很大，像斗那么大。“负以灵鳌”，“鳌”，就是一种大鳌，也可以说是大龟一类的吧，现在我们在北京都常常看见的，

石碑底下有个乌龟，背着那个石碑，那个乌龟就叫做“鳌”。“负以灵鳌”就是“以灵鳌负之”，以大龟来背着那个石碑。“蟠以螭”，“螭”，是一种龙，古代传说中一种没有犄角的龙，叫做“螭”。“蟠以螭”按照语法看，上面的“负以灵鳌”就是“以灵鳌负之”，那么“蟠以螭”就应该是“以螭蟠之”。但是这位同志不懂，他不从语法上考虑问题。他怎么注呢？他注：“蟠也是龙，螭也是龙”，那么这样一注呢，就不好懂了，既然应该是“以螭蟠之”，你要说两个都是龙，那就成了“以龙龙之”了，行吗？不行。他不知道“蟠”不是龙，“蟠龙”才是龙。有一种龙叫“蟠龙”，即龙没有飞的时候叫做“蟠龙”。但是单独一个“蟠”呢，就不是那个意思，单独的“蟠”是“绕”的意思，即“盘绕”。“蟠以螭”即“以螭蟠之”，就是用一条龙绕着那个石碑。全句诗的意思是：“石碑底下有乌龟背着，石碑上边有龙绕着。”所以，从这里看，语法还是相当重要的。

下面着重谈谈词汇问题。刚才说了，学习古代汉语最重要的是词汇问题。我们在编《古代汉语》教科书的时候，有位同志提到，古代汉语的问题，主要是词汇问题，解决了词汇问题，古代汉语就解决了一大半问题了。这话我非常赞赏。为什么有人学习古代汉语时，在词汇问题上常常出差错呢？这就是因为他没有历史观点。他不知道古代，特别是上古时代，同样一个字，它的意义和现代汉语的意义不一样。前年，我在广西大学讲怎样学古代汉语时，举了个例子，这里不妨再举一下。有位教授，引《韩非子·显学》里面的话：“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韩非子的主要意思是说，古代所谓尧舜的事，不会是真的，那么你肯定尧舜的事是有的，你不是愚，就是诬。“愚”是“愚蠢”，“诬”是“说谎”。这就是说，你要是不知道尧舜的事本来没有，而肯定说有，就是愚蠢受骗；你要是知道尧舜的事本来没有，却偏要说有，就是说欺骗人。可是这位教授